

福

田



276

卐 佛教月誌 卐

※中國佛教會，98年4月27日，召開第十六屆第四次代表大會。

※台灣三摩地學會，於緬甸興建慈愛村，今年4月下旬完工。預計6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

訂6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

※台南慈蓮功德會，5月24日，於台南公園大門口，鼓勵熱心人士踴躍前往捐血。

※第八屆「印順老法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已於98年5月30日，假玄奘大學圖書館資訊大樓慈雲廳，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舉行會議圓滿。

※玄奘印刷文化有限公司，恭印乾隆大藏經。

※教界諸位長老、法師，為紀念白聖長老圓寂二十週年，特舉辦白聖長老的「思想行誼學術論壇」。已於3月21日討論圓滿。

※98年5月10日母親節，佛教各大團體，分別擇於總統府前、國父紀念館廣場、中正紀念館廣場，舉行浴佛法會。

※弘誓學院新院區，4月18日舉行「新院區校舍落成暨本師釋迦牟尼佛像開光典禮」。

本期目錄

封面：藍瓷念珠 大明攝

1. 佛教月誌

2. 起圓信：……唐湛然

3. 天台宗的觀世音菩薩信仰之理念(一)……明了

7. 正理派(Zaiyika)——《印度六派哲學》第六篇……依木村泰賢著
觀譯

12. 正念止觀(一)……何世亮

15. 從比丘酒駕肇事談認證制度……證義

18. 第二杓惡水：……曙壽

21. 我父親柯海中居士往生記……柯鴻章

24. 慧峰上人年譜(五)……明了

27. 智者十德試微(二)……雲庵

32. 湛然詩鈔

33. 九十八年五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湛然寺法雨茅蓬(在六龜)

起圓信

唐湛然

言圓信者，依理起信，信爲行本。如法句第三云：舍衛江東

，其水深廣。五百餘家，剛強欺誑。佛知可度，往至樹下。有來禮者，有問訊者，佛化爲一人，從水上來，水纔至踝。衆人怪問：曾見有人，水上行不？有何道術？化人答言：我是江南愚直人耳。聞佛在此，樂欲見之。問他人言，水深淺耶？他人答我，水但至踝。信言而過，無別術也。佛言：執信便度，生死之淵。度數里河，何足爲奇。村人聞之，悉從佛化。

今亦如是。若信三道，即是三德。尚能度於二死之河，況三界耶。此之三道，祇是三諦。諦既是境，應須觀智。三觀爲因，觀成爲智。具如後釋。

三智具如大品三智品中。三觀具如纓絡下卷云：「爾時敬首菩薩白佛言：佛佛所說，若因若果，若賢若聖，一切功德。今此會中，十四億那由他人，誰能不起此座，受學修習。從始至終，入菩薩位。時佛頂髮，放一切光。復集十方百億佛土，佛菩薩衆。即於衆中，告文殊普賢、慧功德林、金剛幢、金剛藏、善財童子，汝見是衆中，敬首菩薩，問三觀法界，諸佛自性清淨道，一切菩薩所修三觀法門不？汝等各領百萬大衆，皆應修

學，如是法門。」

若爾，唯應上地，修此三觀，何關凡下。

答：經文既云，所領百萬皆應修學，何獨上地。如首楞嚴經中道品云：乃至凡夫，亦能信受，明無明無三。以無三故，成無三智。行無三行，乃至老死，皆如是說。故十二支，一一皆以三觀觀之，亡泯能所，故曰無三。

大瓔珞第八云：攝意入定，分別三觀。亦不見人，入定意者，遊心十方，無量世界，承事供養，觀一切法，是則名爲具足禪度。

是故當知，三觀未圓，禪度未滿。名字彰顯，略如上引。若以義求攝一切法，具如攝法中說。故三觀智，文理有憑。

問：聞圓法中，作三德名。信應依聞，何故圓信，作三觀名，及以遮照，深廣等耶？

答：三德是境，三觀是行。行必依境，且從行說。空即般若，假即解脫，中即法身。究竟即法身，清淨即般若，自在即解脫。深即般若，廣即解脫，非深非廣即是法身。信必起行，是故從行，得名不同。又三觀從因，遮照從用，深廣從體。

天台宗的觀世音菩薩信仰之理念（一）

• 明了

台灣佛教普遍信仰觀世音菩薩，每年古曆二月十九日聖誕與六月十九日成道紀念日各佛寺都舉行法會慶祝。民間佛教亦以「觀音佛祖」、「觀音媽」與「觀音娘娘」等名號稱之。推動心靈環保之法鼓山聖嚴法師（一九三〇—二〇〇九）更以觀音菩薩之「大悲心起」口號推動其法務，並於二〇〇六年三月以觀音菩薩為主題舉行「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邀請中外學者發表二十五篇論文宣揚觀音菩薩之信仰、文化、藝術及精神，讓世人知道觀音菩薩可以民俗信仰亦可登上國際學術論壇，角色多樣化，度眾如《法華經·普門品》所載全面化。

在台灣唯一天台宗的湛然寺雖主祠阿彌陀佛，但亦另闢觀音堂於樓下。觀音菩薩於樓上協助阿彌陀佛，樓下專度苦難信眾

。新化鎮口碑佛隴道場設觀音堂中兼客堂，賓客來訪先見觀音菩薩再談事情，俗中有聖，聖中有俗，符合觀音菩薩之精神。

一、智者大師（五三六—五九七）的觀音菩薩信仰理念

智者大師的觀音菩薩信仰相當有成就，依其弟子章安灌頂法師所著《國清百錄》〈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六十七）中載有：

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遍滿山房，索披大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睹彌陀，靜攝遷神。（《大正》46，頁811中）。

又《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記載，弟子問大師生於何處，他

說：

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

《大正》50，頁196中）。

從其弟子灌頂法師兩書記載大師願生亦確實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中，與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同住同修。智者大師被譽為東方釋迦，偉大的宗教家與思想家，何以要往生與觀音菩薩同住同修，我們從其觀音菩薩信仰理念探討。

1. 以《法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的十界互具之信仰理念：

在〈普門品〉中觀世音菩薩現三十三身而從事於濟度衆生為其特色。所謂三十三身，依羅什法師譯就是佛身、辟支佛（緣覺）、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將軍、毘沙門天、小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那、緊那羅、摩睺羅伽、執金剛等三十三身。在梵文《大正法華》說十六身，故可說為無量化身，才配稱「普門」。以一切身，在所有場所，從事衆生救濟的，是觀音菩薩救濟的特色。

在觀音菩薩現身三十三身或十六身或無量身，皆在十界範疇

內。十界者佛界、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四聖）、天界、阿修羅界、人界、畜生界、鬼界及地獄界（六凡）。此十界內觀音菩薩可隨衆生需求而現身救度，故引發智者大師之「十界互具」思想。依此思想，地獄界乃至佛界等十界，於其心中各具其餘九界，如觀世音菩薩處於菩薩界，其心中具有佛界乃至地獄界，唯有如此性具思想，觀音菩薩才能在十法界的舞台活動度衆。

此十法界智者大師以圓融三諦——空、假、中之三面表述。

在《法華玄義》二上說：

若十數依法界者，能依從所依，即入空界也；十界隔者，即假界也；十數皆法界者，即中界也。欲會易解如此分別，得意為言空即假中，無一二三。（《大正》33，頁693下）。

十法界的各界，各個相互具有其他法界，內具自己，所以十界在當相當處，各個是圓融平等的。若以佛界為「理」，其他九界為「事」，將佛界與其他九界隔離而超越，此謂「緣理斷九」，非天台圓教十界圓融之教法。觀音菩薩若持「緣理斷九」思想，無法現無盡身去度衆。故智者大師從菩薩之普門示現提出「十界互具」說之信仰理念。

2. 以《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註釋《法華玄義》闡

述「如來性惡性善」之信仰理念。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隨觀音菩薩信仰普及早已別行於世，一般稱之謂「觀音經」或「觀世音經」。隋天台宗智者大師著《觀音玄義》為其品題釋，著《觀音文句》為隨文釋，兩書原為一體，今合此兩書而稱《觀音經疏》。在《觀音玄義》卷上所述：佛界及其他九界衆生皆各具三千迷悟之法；縱使是一闡提，亦不斷性善，故遇緣則發善；如來亦不斷性惡，因慈善根力所薰，能入阿鼻地獄化導衆生。如來所斷唯修惡，闡提所斷唯修善，非本有之性可改故。差別的是，如來了達惡際即實際，故於惡得自在，闡提則不然。以下《觀音玄義》「料簡緣了」問答，記說：

問：緣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惡否？

答：具。

問：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

答：闡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

問：性德善惡何不可斷？

答：性之善惡，但是善惡之法門，性可改，歷三世無誰能毀

，復不可壞。（《大正》34，頁882下）。

觀世音菩薩之過去世名「正法明如來」，智者大師認為佛可斷修惡，然性惡本具故，若有因緣能入阿鼻地獄，同一切惡事濟度衆生。雖然如此，以佛達惡故，不為惡縛，不為惡染。闡提雖斷修善，以性善本具故，遇因緣則生起善根。從佛的方面說性惡，從闡提的方面說性善。此亦如前述之十界互具，佛界等十界一一互具其他九界，如此成百界與十如交徹而成立百界千如，再以三國土而為三千。佛與衆生具三千的迷悟之性，正法明如來化身之觀世音菩薩依慈力之薰能入阿鼻地獄教化衆生，此為智者大師觀音菩薩信仰之性善性惡說理念。

3. 以《請觀音經》注疏《請觀音經疏》闡述觀音菩薩消伏毒害的信仰理念。

《請觀音經疏》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簡稱《請觀音經》）之注疏。智者大師亦依本經撰《請觀世音懺法》（《百錄》）及《請觀音行法》（《摩訶止觀》）。初期天台教團為了治病延壽或除厄除魔等現世利益，曾修智者大師所著《方等懺》及《請觀音懺法》。文獻記載有一次永陽王出遊墜馬氣息將絕，智者大師為永陽王率衆修《觀音懺法》，永陽王自覺似醒非醒間，憑几而坐，見一梵僧執香爐直進，詢問

永陽王傷勢如何？王只覺得一直流汗不能作答，於是梵僧繞王一匝，香氣徘徊右繞，永陽王頓覺痛惱皆息。

《請觀音經》收在《大正藏》第二十冊的秘密部中，從其內容大要可知菩薩之救世功德。經說：

佛陀在毗舍離菴羅樹園大林精舍重閣講堂，千二百五十阿羅漢、二萬菩薩，及天龍八部圍繞在側。時毗舍離的人民爲大惡病所惱，良醫耆婆亦不能救。毗舍離城月蓋長者與五百長者同向佛陀請求，願佛慈悲救濟病苦。佛陀告訴長者去此不遠的西方有無量壽佛及觀音、勢至等二菩薩，應五體投地作禮、燒香散華繫念、數息令心不散亂、經一念頃，爲衆生故當請彼佛及二菩薩。

佛說此語時，於佛光中得見西方無量壽佛及二菩薩，依佛神力，三聖降臨毗舍離城放大光明。時毗舍離人具楊枝、淨水予觀世音菩薩，菩薩憐愍一切衆生，教導稱念三寶及觀世音菩薩名，又說十方諸佛救護衆生之神咒，誦持此神咒者常爲諸佛大菩薩所護持，免於毒害疾病，時毗舍離人病體恢復。爾時世尊再請觀世音菩薩說破惡業障消伏毒害陀羅尼，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誦此陀羅尼能免於諸難，現身得見觀世音菩薩，成就一

切志願，後生佛前，衆苦永盡。

至於《請觀音經疏》內容，依宋孤山智圓法師所著《闡義鈔》中說，智者大師著作方式，解釋經題的，稱爲「玄義」，解釋經文的，稱「文句」，「玄義」及「文句」合成一部的，稱爲「疏」。故本疏應爲《請觀音經玄義》及《請觀音經文句》兩書合成。本疏開卷第一，記云：「此經從人法以標名，人是至慈之大士（指觀世音菩薩），法是至良之神咒，將請觀世音解爲能所二義。」「請」標能感之群機，「觀世音」三字標能應之聖主。消伏毒害陀羅尼法也有體用二義，「消伏毒害」爲力用，「陀羅尼」爲正體。此用有事、行、理等三用，云：「事者虎狼刀劍等也，行者五住煩惱也，理者法界無閼無染，而染即理性之毒也。」（《大正》39，頁208上）。

全經大要：能「請」之人爲十法界衆生，所謂之人爲「觀世音菩薩」。對於「消伏毒害陀羅尼」法，說「消伏」爲消除調伏，消爲消除與消滅，伏有除伏與平伏二義，「毒」爲煩惱障、業障、報障等三障。「陀羅尼」爲能持，能遮義，能遮三障名消，持名義爲伏。咒即願。智者大師認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及持其陀羅尼咒，能消伏毒害之信仰理念。

（待續）

正理派 (Naiyāyika) (1)

《印度六派哲學》第六篇

木村泰賢 著
依觀 譯

第一章 總說

一、地位 正理派(Naiyāyika派)是與勝論派具有姐妹關係的學派。二者都將原理稱為句義，都注意到概念的運用，都承認極微，也都主張聲無常論等，故幾可視為同一學派。不同的是，勝論派傾向於萬有的解釋，而本派專門論究知識獲得的方法與推理辯論的方式，較傾向於論理方面。此猶如僧伽耶與瑜伽原為同一潮流，爾後各成一派。以希臘的哲學為例，勝論派猶如亞里斯多德的範疇論與物理派思想的結合，而尼夜耶派相當於受詭辯論激發，由亞里斯多德大成之論理學。然就印度思想史觀之，正理派的地位比勝論派更具意義。欲以物理方式解釋此世界的思想隨處可見，但能以有組織的論理方法予以研究的，於此世上，僅見於希臘與印度。此因古時唯有希臘與印度人

認為專依純粹的哲學思想辯得以實現其人生之一大理想，故論理一科實為哲學國之一大特產。在這種意義上，此派於印度興起，可以說比起其他五派更值得予以注意。印度哲學全體既有如此高評價，其整個體系必然不劣於希臘哲學，進而吾人也可以認為在哲學思辯上，東洋人不亞於西洋人。況且諸多學者向來企圖證明希臘論理源自於印度，故本派似是世界上唯一的論理學泉源（雖然如此的證明幾乎是絕望的）。總之，對於著眼於人類思想之發展者，本派的研究不得不予以注意。縱使在價值上，不及於亞里斯多德，但從人類思想史觀之，本派亦具有重大意義。對於印度哲學的研究者而言，不僅本派本身是一重大論題，本派所發展的論式（五支或三支作法）亦應用於後世種種論書中，因此若不瞭解本派，就難以充分瞭解那些論書。

例如在閱讀清辯的《大乘掌珍論》、以護法為中心所成的《成唯識論》乃至《一切見集》時，若無印度論理的知識是無法瞭解的。所幸對於印度論理中堪稱最為完備的因明(hetu-vidyā)之研究，在日本向來頗為盛行，此一方面的知識普及於諸多佛教學者。但由於新因明之依據的古因明，知識頗為薄弱，故吾人在此擬依六派之一的正理派所依本典予以闡明。

一、名稱 在*ni(i)*(行)加上*ni*或*ā*的接頭辭所形成的*nyāya*，意為推理或標準，或音譯為尼夜耶，義譯為正理。關於本派以此為派名的理由有二種解釋。其一是依據「闡明推理的學派」或是「論究正理之學」的意義而汎稱為尼夜耶派(*Naiyāyaka*)，其二，本派所說十六句義中，司掌論式的第七句義名為支句義(*avayava-padārtha*)，又名*nyāya*句義，最能表現本派特色，故基於「以尼夜耶句義為主之學派」的意義作為全體之派名。就以推理或論式為主的教派而言，二者意義上雖然一致，但作為名目之起源，前者的見解比較妥當。此因彌曼差派已將尼夜耶一語當作意指推論之標準，爾後佛教在論及因明時，如同《因明入正理論》(*Hetu-vidyā-nyāya-praveśa-śāstra*)或《因明正理門論》(*hetu-vidyā-nyāya-dvāra-śāstra*)，是將論理汎稱為正理，故尼夜耶一語一直被當作汎稱使用。總之，此語來自於思想之運用，此與希臘的*Logik*來自於意為語言

的*logos*稍異其趣（希臘最先使用*logik*一語的是斯多阿派）。雖然如此，若從內容觀之，二者正以相反的方向進行，印度的尼夜耶主要著重在辯論方面，而希臘的論理卻較注意於思想的運用。這是兩國的學風使然，正因如此，兩者的論理遂有種種不同的特徵，這是首先必須注意的。

三、本派的起源 根據印度一般的傳說，本派開祖名為瞿曇仙人(*Gotama*)。又名惡叉波陀(*Akṣapāda*)，即足目也，其足有眼故得此異名，有時又名為目行(*Akṣocarana*)。故慈恩於《因明大疏》第一卷（大正四四，頁九一，下）曰：「劫初足目創標真似」，亦即此仙人於世界初始奠定論法，是為印度論理之起源。但印度人中，名為瞿曇者不乏其人，故此說不具任何意義，而所謂的劫初亦不具任何意義，足上有眼的解釋也只是基於俗說的字源論而已，總之，如同迦毘羅、迦那陀，足目也只是個名詞，其時處與經歷都不得其詳。因此對於本派的起源，只能循例揭其教理的一般特質，對照一般學界給予大略判斷。吾人先前業已指出（本書第二篇前彌曼差派）本派主要淵源自彌曼差潮流。今除了用以對照本派特質之外，亦探求彌曼差潮流以外的要素，藉以推定其起源。

吾人認為本派的特質有三點。第一是量論，第二是論式論，第三是人生觀。

首先探究的是量論，如屢所述及，本派說四量。即：現量、比量、聲量、比喻量。今對照一般學風觀之，奧義書已稍觸及認識論的問題，但奧義書主要是就本體論而探究，對於經驗的知識，未多加考慮其起源與發展。從而本派的量論不能說直接來自奧義書。

到了原始佛教時代，認識論的考察大有進展，十二因緣說可說是從認識論而作推斷的思辨，然而對於經驗的知識尚未建立標準與規範。也可以說在原始佛教時代，印度人尚未確立「量」之思考。時代再晚，幾乎所有學派都立種種的量，作為知識的標準與源泉。亦即彌曼差派立現量、比量、聲量、比喻量、義準量、無體量等六量，正理派立前揭四量，數論與瑜伽派立現量、比量、聲量等三量，勝論派立現量與比量等二量，但就承認吠陀之業分而言，也是立三量。依此看來，量說是學派時代之產物，然其完成是在各派成立其哲學性組織的。若是如此，究竟是哪一派開始立如是之量？此一問題甚難解答，但無須懷疑的，不能將正理派視為元祖。此因量的建立，無論從複雜趨向單純，或是由單純趨向複雜，或是由中間趨向兩方，都看不出正理派為其元祖的理由。無論從單純趨向複雜，或由複雜趨向單純，正理派的四量都位於其中，更且以四量為基本朝向單複兩方分化見之，正理派並非只談四量，依據《尼夜耶經

》第二卷所載，當時另有其他四量，是本派故意棄卻的，因此不能認為本派的四量最為原始。在印度論理史上，量的發展不是由單純朝向複雜，而是由種種的量逐漸簡約，此徵於佛教中，龍樹《方便心論》立四量，無著、世親立三量，到了陳那立二量即可知之。故本派之四量非此派新創，而是將以前的種種量說予以整理而成，在這種意義上，本經第二卷批評其他四量的理由就能瞭解。量論之原初形態不如後世所見那樣嚴格，只是作為知識獲得的方法，籠統的揭出種種特徵，但隨著認識論的發展與方法論(Methodenlehre)之趨向縝密，遂被包攝於少數原理中，漸減其數。這是吾人將量數最多的彌曼差派視為本派淵源的一大理由。吾人並非斷定印度的量說起自彌曼差派，但至少可以認為以含糊籠統形態散見於《彌曼差經》的量，是由尼夜耶派整理成四量的。

其次來看位列第二的論式，前述的量，可說是自悟門，而論式是指將自己意見表達給他人的方式，屬悟他門。就吾人所見，此方面的開拓實是正理派獨立成派的重要原因，也正是本派的主要特徵。茲就此一方面之發展探之，大體上，印度是喜好議論的國度，早在奧義書時代，有名的學者常相往來，眾人齊聚一堂來回議論的風習極為盛行。從而當時的辯術也被極力研究，《旃多庫耶奧義書》（七，一，二等）揭有辯論學（

大抵不會相差太遠。若從學科的性質來看，應是勝論派爲姐，本派爲妹。此因勝論派主要是外部的研究，反之，本派以思想的運用爲主，顯示比起前者，本派更爲進步。更且實際上就本派所議論的題目見之，勝論派的六句義說皆爲其背景，此依《尼夜耶經》第五卷倒難之類例可以知之。從而人生觀的前六種要素可視爲勝論見解的略略變形。關於與佛教的前後，無庸贅言，本派成立於佛教以後，因此其佛教的要素採自佛教。此因只有勝論教理的六要素，在動的方面尙不完全，故採用佛教的十二因緣觀補其不足。

依此三種特質尋求本派之起源時，要言之，如同勝論派，正理派也是集種種潮流而成。亦即紀元前三世紀前後，正理派與勝論派都是從彌曼差潮流脫化而出，但本派專向論理方面發展，爲形成其獨立教派之體裁，遂採用當時最盛行的佛教組織其哲學，完成其獨立成派之基礎。如果足目確是歷史人物，那麼他應該就是於此時代利用此一風潮的學者。雖然如此，本派組織性教理的十六諦說並不是學派的成立要件，而是後世整理出的結果。此話怎講？如後文所述，龍樹時代雖有某種尼夜耶經存在，但並無能證明已整理成十六句義的痕跡。就吾人所知，印度出產的他派諸論不見有介紹十六句義者，中國方面，嘉祥作爲摩醯首羅天(Mahesvara；濕婆天)所說而予以介紹，可能也是基於此因。是故本派的起源雖在紀元前三世紀前後，但在紀元後四、五世紀前後始見完備。

(待續)

(上接第14頁)

四種，若放逸者，則不能知，若天若人，放逸行者，一切不知，以不知故，墮於惡道。」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無常、少年、安穩、長壽及富貴，都不能保持長久，就是因修持善業而往生天界的天人，也一樣不能長久，剛出生時即受無常之苦，隨時有別離的可能，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執著於四者的富足狀態，少欲知足，身心自在，而放逸的人就會遭受挫折，而墮入惡道，造成痛苦。

「又彼放逸有第五過，何者第五，謂於第一不可信處，而便信之，所謂婦女，而愚痴者，信於婦女，然彼婦女於其不信，乃至命盡，心不離誑，一切婦女皆多詭誑，皆多幻偽，多垢破壞，其心多慢，破戒心濁，如是等過，一切婦女，心皆不離，如火之熱，一切婦女，不離此法，若愚痴者，信彼婦女，唯有語言，然無一實，以愛貪故，爲欲所牽，是故近之，如是略說放逸之行五種過患。」

其實不管男女都是一樣，犯上了色戒，都會招來無量苦惱，「如是五過，不離放逸，是故天人應捨放逸，此放逸行，障涅槃門，放逸行者，身壞命終，墮於惡道，生在地獄惡鬼畜牲，以放逸故得如是過。」

(待續)

正念止觀（一）

• 何世亮

一、不放逸功德

世尊曾經說：「不放逸故致涅槃。」也就是說，不放縱五欲，財色名食睡，則能擺脫煩惱，達到清靜的境界。

正法念處經也說，不放逸有五種功德，五種過失，所以智者應離放逸：「若捨放逸，有五功德，所謂正行，心意正信，作所應作，不應作者，則便不作，恒常用意於一切時，皆作利益，捨離放逸，如毒不異，善知三世，此不放逸，最初功德。」

這個意思是說，我們若能不放縱五欲，那麼心意就能保有正定，什麼事應該去做，什麼不應該做，都能了了分明，在任何時刻都能專心做事，於是事事都能順利完成，而且事情的過去現在未來，能夠正確判斷，這就不放逸的第一個功德。

「又不放逸第二功德，何者第二，謂知輕重，近善知識，常行善業，遠離惡知識，不作惡業，以彼惡業，善人嫌毀，若見惡人，則皆捨離，見功德人，則便親近，如是修行，善意行故，不入惡道，此不放逸第二功德。」

我們若不放縱欲念，那麼就會有智慧去辨別人事的輕重，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接近善人，遠離小人，於是能夠成就善業，不造惡業，不被小人陷害，就不會墮入惡道，這就不放逸的第二個功德。

「又不放逸第三功德，何者第三，所謂謹慎，乃至捨命，不屬婦女，不信其言，常一切時，形相可見，一切婦女，有二種縛，繫縛世間，唯見其色，不信其語，彼有智者，如是如實

觀察婦女，如是如實正觀察已，雖見歌舞喜笑遊戲莊嚴具等，心不貪著，一切放逸皆因婦女，一切婦女是半放逸，若有能離婦女放逸，則能渡於生死大海，人世界中，人皆說言不放逸者，得名好人，此不放逸第三功德。」

這是屬於色戒，對於一切男女情欲，必須克制，不可放縱，若放縱於色欲，不僅亡精敗神，而且繫縛於塵勞，世尊說：「一切生死疲勞，從貪欲起。」所以不放逸能度生死輪迴的大海，為世人所稱讚。

「又不放逸第四功德，何者第四，所謂謹慎不放逸者，謂於富樂，欲等不信，觀知無常，作如是知，此欲無常，轉動不定，則不可信，不久破壞，不久失滅，如是不信安穩之事，故不放逸，一切安穩，為病所壞，如是於少亦不生信，一切少年為老所壞，是故於少不生慢心，如是於命亦不生信，不生慢心，不作惡業，何以故，必為死王所劫奪故，是故不信一切有為生死之法，以不信故，不放逸行，此不放逸第四功德。」

世間一切無常，就是富貴享樂及年輕力盛也不能保持長久，所以在富貴的生活之中，不可產生驕傲的心念，在年輕力盛的時候，也不可放縱欲樂，這種不放逸的功德，能使人們避免造作惡業。

「又不放逸第五功德，何者第五，所謂恒常親近聖人，愛樂智故，歸依三寶，聞法思義，彼臨死時，不生怖畏，聞義天子，則知退相，人欲死時，則知死相，如是知故，知生惡道，知生善道，作如是知，我生善道，我生惡道，若臨死時，惡道相出，則能方便令心清淨，心清淨故，惡道相滅，善道相現，此不放逸第一勝果，甚為難得，諸親善中，此亦最勝，此不放逸第五功德。」

一個人不放逸，內心則常定，時常接近聖賢，修行佛法，臨終時就不會恐懼，心念清淨，即能轉惡相為善相，避免墮入惡道，於是未來生於善道，這就不放逸的殊勝果報。

以上是不放逸的功德，下面我們來討論放逸行的五種過失。

正法念處經說：「若天若人，放逸行者，是根本過，何等為五，謂放逸者其心則亂，意念異法，口宣異言，若有所說，不實無義，前後相違，動轉不定，他則不受，何以故，以其放逸心動亂故，自不能知，為何所說，為誰而說，彼則輕毀，彼則不受，以如是故，則於一切便為自輕，是放逸過，故逸過故，墮於惡道，於三惡道隨相應生，此是初過。」

這是說，放逸行的人，言行散漫，所作所為不切實際，所說的話不被人相信，容易遭受別人的輕視及毀謗，在這個世界

上就痛苦不堪了，何況死後墮入惡道。

有一個酗酒的人，每次喝酒之後，就跑去娛樂場所把錢花光，他的家人很生氣，但是他做錯事之後，就很後悔，懺悔以後不會犯，然而一段時日之後，他又失控，有時候沒有錢了，就去向朋友借錢，久而久之，親人朋友都不相信他說的話，他越來越痛苦，就跑來請教我，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他戒酒，我告訴他可以「念佛」。

這樣他藉著念佛，好了一段時間，家人都很高興，以為他就此可以戒除不良的習慣。

但是幾年之後，他又故態復萌，克制不了酗酒的習氣，家人帶他來找我，看看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讓他改正不良的習慣。

我也沒有更好的方法幫忙他，只有介紹他去找精神科醫師治療，因為連佛菩薩都不幫助他，我又有什麼辦法，由此可見，放逸行的人到最後會陷入痛苦的深淵。

「又彼放逸有第二過，所謂不知應作不作，放逸意故，不知何者是所應作，不知何者所不應作，不知何業，不知何果，以不知業，故不知果，彼愚痴者迷業果故，身壞命終墮於惡道，生地獄中，以放逸故得如是過。」

有一位戰士來請教佛陀，他說：「我們戰士守則上說，一

位勇敢的戰士，殺敵甚多，將來必能生到天界，享受福報，沒有這一回事？」

佛陀說：「一位戰士殺死敵人很多，必然生出傷害大眾之心，並且結怨甚多，時常生活在恐懼之中，種下了許多惡緣，怎麼可能生到天界！」

戰士流下了眼淚說：「我為這些古代的戰士感到悲哀，因為缺乏智慧的引導，大家都盲目地走到惡業的路上，死後墮入三惡道。」

這是因為放逸行的人，沒有智慧，不知因果的可怕，胡作非為，導致痛苦的後果。

「又彼放逸有第三過，何者第三，若人若天以放逸故，近惡知識，不近三寶，不求於智，不敬尊長，於過功德，不覺不知，於生死苦，不生厭離，不知雜業，謂種種業，不能精勤，常喜睡眠，不能持戒，身壞命終，生地獄中，以放逸故，得如是過，此第三過。」

「又彼放逸有第四過，謂於天中，若於人中，即初生時，命行不住，即生即滅，善業亦爾，生已即盡，死王欲至，共誰放逸，彼必別離，此有四法，必定別離，一者少年、二者安穩、三者壽命、四者具足，如是四種，必定離別，智者常觀如是

（下轉第11頁）

從比丘酒駕肇事談認證制度

◆ 證義

今年五月十六日電視報導北部某比丘喝酒後，駕車肇事，又要求徒弟頂替入罪，接著又爆發這位比丘的妻子也是比丘尼，兩人出家後仍然住在一起過著夫妻生活，甚至買炸雞吃等等新聞，對佛教聲譽傷害很大。事實上這種類似新聞偶而就會出現，每發生一次，佛教的聲譽就被傷害一次，但是沒有人去深究，這些本守戒律的出家人，是否真的是比丘？或者只是自己理光頭，穿袈裟的假出家人？多少信徒受到這些假比丘的詐騙而受到傷害？很遺憾的，對於這種層出不窮的假比丘事件，佛教界都沈默以對，在佛教受到不良影響時，從來沒有人出來澄清，當然這是佛教的慈悲心使然，蓋不忍苛責衆生也。

末法時代，本來就有很多邪說外道挑戰正信佛法，佛教信徒如果無法明辨真假，就很容易墮入陷阱，在這種情況下，比

丘制度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比丘是三寶之一，是傳遞正信佛法的人，信徒必須跟隨比丘，才能了解佛法並產生正信，如果比丘是妖魔化身，信徒當然跟著陷入魔道，所以比丘是末法時代裡的明燈，指引衆生走出黑暗。

新聞報導的這位比丘，接受電視訪問時，還大聲說：「釋迦牟尼佛也有結婚。」，不明究理的人，還以為有道理，佛陀是出家前結婚，哪是出家後又和妻子同居呢？這種誹謗佛陀的言論，竟然出自一位外表穿袈裟的比丘！當然不可諱言，很多佛教信徒，對佛陀的教誨，並不是很清楚，如果了解佛法，如何「依法不依人」？如何產生正信呢？這不也是一些佛教道場的責任呢？為什麼這麼多皈依佛教的信徒，連基本的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都不懂呢？是不是比丘們沒有盡到指引的

責任呢？

如果每一個佛教信徒，對佛法有了基本認識，相信就不會再發生假比丘詐財騙色的不幸事件，這也是末法時代裡，比丘應有的責任。但是問題在於，衆生如何知道真正的比丘在那裡呢？如果衆生和善財童子一樣，發願尋訪善知識，萬一遇到假比丘，怎麼辦呢？所以在末法時代裡，如何讓衆生知道真正的比丘在那裡，是刻不容緩的事。

爲了要讓衆生跟隨真正的比丘修行而不會誤入歧途，佛教界有必要實施比丘認證制度。比丘認證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在於讓衆生找到真正的善知識，皈依正信的佛法僧三寶。有了比丘認證制度，可以達到二種功能：

一、分辨真假比丘：對於違反戒律的比丘，可以馬上知道是真的比丘或是假的比丘。對於假比丘違反戒律的行爲，佛教界可以立即澄清，維護佛教聲譽。另外，分辨真假比丘，也可以讓衆生很放心供養比丘，因爲現在很多比丘在外化緣，衆生無法知道真假，所以不敢隨便布施，讓真正的比丘受到無形損害。

二、破除衆生迷信：衆生跟隨真正比丘修行，才能了解佛教真正意義，不會產生迷信，更不會發生騙財騙色的不幸事件。

接下來的問題是，比丘要如何認證呢？這問題有待佛教界高僧大德去思考設立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要成爲真正比丘，必須由佛教會議舉辦考試，通過考試的人才可以成爲真正比丘，或者經過公認的道場認證等等，都是可行方法，這個制度有待大家集思廣益去設計。總之，比丘認證制度的目的，是要在末法時代分辨真假比丘，讓外道無法破壞佛教聲譽，也讓衆生跟隨善知識修行，不會墮入外道。

其實比丘認證制度，我很早就想過，也曾和一些聊起，但大家都認爲很難實施，當時自己也想不出好方法，因爲這幾天又發生比丘違反戒律，讓佛教蒙羞的事，所以又想拋出此問題，讓大家思考。我們都知道密宗很重視上師的傳承，而密宗上師的制度很嚴謹，要經過一些驗證才能成爲上師，成爲上師了，才能傳法，因爲密宗不會出現假比丘的情形，所以「上師一切舉止都應視爲完美」是密宗的傳統教誨，但顯宗就缺少這種制度。雖然密宗重視上師傳承制度，但到了現在，有些上師無法精進佛法，致無法完整教導信徒，讓達賴喇嘛十四世很憂心，因此他開始思考密宗的「上師一切舉止都應視爲完美」這傳統思想，達賴喇嘛十四世就提出這樣的反思：「『上師一切舉止都應視爲完美』這句話，對初學佛法的人，是極度危險的教誨。」（以上請參考達賴喇嘛十四世，「菩提道次第簡明釋

論」一書），在有嚴謹上師傳承制度的密宗，尚且擔心真正比丘佛學程度不夠而誤導衆生，何況我們連真假比丘都無法分辨，更談不上對佛學的研究了，衆生如何在末法時代找到指引的明燈呢？所以比丘認證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

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自稱是佛教徒，和一位出家師父修行，但我聽他講的內容，都是關於神通的事，和佛教的思想差異頗大，懷疑他的師父不是真正比丘，剛好我身上有西方三聖的佛像，於是拿出來問他，這三位是誰，他竟然答不出來，再問他佛教一些基本觀念，他一無所知，這位朋友一直認為他是佛教徒，他的師父也是出家比丘，師父講的內容就是佛法，在他心中一直認為是皈依三寶啊！這真的很令人擔心，如果再繼續下去，在台灣，真正的佛教可能要絕跡了，希望在末法時代，我們努力共同維護正信佛法。



聖鏡 仁者留念

泉香流石骨，素望似飛烟。聽徹峰恒靜，心通
水得潺。梅花开十里，茅屋祇三間。馴虎長依座，
吟猿時護關。山人飄白髮，竹杖過蒼巒。晤笑疎
鐘動，迂回古澗沿。禪心清欲絕，不復信塵喧。
庚戌年舊曆五月初八日釋梵年題于湛然寺

動靜謹防一念差
持身煩若玉吾敢
神明暗室常垂鑒
最上超福是佛家
歲次己酉十二月八日 慧峰題

第二杓惡水

● 曙壽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參丹霞天然禪師，問：「如何是諸佛祖師的法道？」丹霞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卻反而怪罪他道：「你怎麼這麼可憐，事事都要問人，不像個奴才嗎？」師一聽便將身體倒退三步，丹霞說：「錯！」師進前。丹霞又說：「錯！錯！」師翹一足，身體轉一圈而出去。丹霞見狀說道：「對是對，不過，孤他諸佛了。」師由是明白法要，原來一切只在當下，悟不悟道，與諸佛無關。

後來，投子大同來參。問師：「不知道二祖見初祖時，有何所得？」師道：「你現在見到我，又得個什麼？」投子因此頓悟玄旨。有一天，師在法堂內經行，投子進前接禮問道：「

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停下腳步，過了一會兒，投子又說：「乞師慈悲垂示。」師見投子苦苦相逼，乃道：「你真的更要這第二杓惡水哪？」投子若有所悟，方才禮拜感謝。師說道：「莫躲根！」投子云：「時至根苗自生。」又有一天，投子問：「如何是佛理？」師道：「佛即不理！」投子反問：「莫落空否？」師道：「真空不空。」乃示懺偈曰：

「佛理何曾理，真空又不空，

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空。」

大同後來居住投子山，人喚投子和尚，其寺名寂住禪院。

當年丹霞燒佛，震驚教界，佛有何過？他只是要告訴大家

，佛性人人本具，應向內開發，不要向外求，所謂第二杓惡水，指的便是向人討教或向書本上探討，不知回過來觀照自心。永嘉大師證道歌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

瑞巖師彥禪師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福建人，俗姓許，自幼出家，持戒甚嚴，後來因參巖頭而悟道。其經過是這樣的：

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佛理，真諦，本來如此，恆常如此，故曰本常理。）

頭曰：「動也。」（動中體會）

曰：「動時如何？」

頭曰：「不是本常理。」

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

師尋常居住丹其瑞巖，而他喜歡危坐於磐石上，終日如愚，每每自喚：「主人公。」又自應道：「在！」乃告訴自己：「惺惺著，以後不要受人欺瞞。」

曾有三位天竺梵僧，形影清飄俊峭，目光明亮如若閃電，

三人並肩而立，來向師頂禮。師問：「你們從何方來？」他們異口同聲道：「天竺來！」又問：「何時啓程？」「早上動身，剛剛才到。」師乃問：「旅途很辛苦吧？」他們說：「爲法忘軀，不畏辛苦。」師仔仔細細地端祥三人，發現他們是不蹈地。遂引領三人入堂，安置於上位。第二天一大早發現三人都不見了。

又有一次，曾有一位老太太來向師頂禮，師卻說道：「你不要禮拜了，趕緊回家救取數百條生命。」老太太回到家裡，只見媳婦剛從田裏撿了一簍筐田螺，準備回家烹煮。老太太急忙將牠們投入水中。

更有一次，好幾家齋主供齋，禮請僧人應供，他們每一家都同時見到師來赴齋。

師圓寂後，弟子將遺體火化，有巨蛇從樹杪間投身火場。等到薪盡火滅時，只見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而墜。

師生平神異之蹟不可勝述。

閒對寒梅幾樹花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屬浙江）人，五歲爲沙彌，十六歲得度。曾先後參謁許多善知識。初參天目文禮禪師，

禪師令他看臨濟三頓痛棒話（註），師很努力，一日，才坐上蒲團，忽覺有所領悟。後來到徑山參無準師範和尚。正巧寺裡鑄了一口新鐘，和尚令師為新鐘寫偈語，師呈偈曰：

「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輟出來，

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台。」

由於這首偈子，和尚知道他是個法器，便命令師當任侍者的職務，每遇有人入室請法，師在旁見識了和尚接引學人的手段，所謂：「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如此過了十年，有一天，師偶然經過佛殿前，忽然抬頭看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胸中豁然明白，所有疑問一時解開，這時才體會了無準和尚為人立地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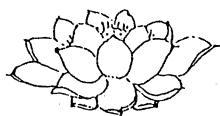
曾上堂云：「純清純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閒對寒梅幾樹花。」

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至元（元世祖國號）丁亥（西元一二八七年）師寄竹篋塵拂授記與高峰原妙，並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註：臨濟三頓痛棒——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會。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檍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檍又打，如是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蓋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檍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

我父親柯海中居士往生記

• 柯鴻章



我父親生於民國2年至今（98）年5月往生計活在這世上有九十七個年頭，以現代的人壽標準來看已是高壽，值得慶賀，惟生死大事對一般人而言，父親的離去總會令人傷心與不捨，尤其親情的牽掛更容易令往生者不易放下，加以大部份的往生者臨終前皆有不同程度的病痛，對往生者難免形成一些障礙，因此，所謂臨終關懷成爲一件重要的事。我父親屬於臨終前有病痛的類型，因爲我父親往生前在台中童綜合醫院陸續住院一個多月，臨終時係由醫院用救護車載回新營老家往生的。

首先，我父親住院的這段期間，因爲年齡高的緣故，整個身體上的部份器官逐漸衰竭，加以因爲發現膽腫瘤，無法用化學治療，只能用抗生素維持生命現象，在這段期間我父親有時會處於半昏迷狀態，因此，由我本人及我二姊不時提醒我父親要清楚放下，要克服病痛，母親及家中兒女之事千萬不用掛心，我本人每天誦地藏經迴向我父親業障蠲除，臨終無障礙及病苦

，尤其我二姐及三個孫女每天輪流照顧我父親，令我父親感到很欣慰，很滿足，這段生病期間我父親的意識雖然看起來有時昏迷但確也是經常清醒的，只是話講不出來或不清楚而已，即使到我父親病危前我認爲我父親仍舊是清醒的，這應歸功於我父親平時對生死大事看得開，他對死亡的不懼心理，因爲我父親一生辛勞備嘗，老實善良，對路邊已經死亡的動物只要發現必然予以掩埋，長年以來對動物表示一種不捨與悲心，加以對人生早已看的淡，故雖有病苦尚不足以令他感受大的痛苦，又我父親生前以類似般舟三昧念佛的方式行之十餘年，對佛菩薩功德有深刻的體會，這些都是讓他臨終時能安詳離開的原因。

我父親病危時係由救護車從台中緊急送回新營老家的，這一段過程我不是很清楚，但一路上佛號跟到底，回家前我已通知新營佛陀教育中心及妙音淨宗念佛會的師兄姐等待我父親一進門時（約深夜零時左右）即刻念佛助我父親求生西方，這個佛

號一直不斷的持續至早上10時30分左右才停止，期間因時值深夜師兄姐已返家休息，仍由我及二姊、三個孫女等家屬輪流助念至早上約6時30分第一班的師兄姐到了再接再念佛，一共持續念佛約11小時，合乎臨終助念的時間，當然在這段助念時間，還有部份師兄姐如游太太師姐、林教官等均適時的對我父親做些開示，無非是希望我父親放下自在求生西方淨土，整個助念過程應是圓滿法喜的。這段念佛期間我要求所有家屬只能念佛不能哭，亦不可觸摸我父親的大體，禮儀社人員更不可為我父親急著換衣服，或有任何其他動作，以免障礙我父親。

我父親往生後經11小時的助念發現其面貌是安詳平和的，原本因病痛呼吸導致嘴巴有張開現象也自動合攏起來，整個面相變的年輕，之後禮儀社人員按照習俗將我父親大體稍做整理後就以大型冰箱暫時保存，並空出一個玻璃門可讓家屬親朋瞻看父親的相貌，後來經禮儀師推算決定在九天後舉辦出殯告別儀式，在這九天期間，每天均有安排出家師父及在家師兄姐前來念佛誦經開示，從未間斷，晚間有時由我本人帶領我兩個姊姊及三個孫女加誦彌陀經，這段期間念佛機之佛號是24小時播放，所感受到的是一片虔誠恭敬之心，對於所有的出家師父包括台南湛然寺雲師父及中台山佛明寺住持見穆師父、佛光山新營講堂妙堅師父等；還有法鼓山徐師姊、妙音淨宗念佛會謝師姊、佛陀教育中心謝師兄等在家居士均表達無限的敬意與謝意，

其他尚有一些出家師父及在家居士未能列及，亦一併表達滿心的謝意，尤其有出家師父不接受供養及所有師兄姊自備開水不求任何回饋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動。

由於整個法會勘稱圓滿，而前來誦經者均以誦彌陀經（或佛說無常經）及念佛號為主，其目的一致希望我父親往生西方淨土，這個強烈的因緣以及家屬的虔誠恭敬，我本人也一直為我父親不斷發願迴向或開示，種種因緣合在一起，就在我父親做完頭七的隔天下午約3時30分左右，我的一位從東山鄉東原村前來祭拜我父親的朋友葉先生，在祭拜完之後與我本人在靈堂前方（屋外空地）泡茶話家常，不久忽然聽到我背後有一隻鳥正在叫聲，其聲音非常好聽，我本人原本不以為意，但是我朋友面對那隻鳥看得很清楚，他反而告訴我叫我反身去看那隻鳥，經我反身一看發現是一隻迦陵鳥，全身黑色，腳部稍有黃金色，正面對我父親靈堂注視著，而且叫出好聽的聲音，後來這隻鳥還在我父親靈堂前繞了幾圈，約過20分鐘左右就飛走了，而且從此未再出現，就在這隻鳥出現離開後，我這位朋友因為他本身是在從事往生禮儀的工作，經驗豐富，所經歷之各種往生事蹟很多，他告訴我，以他的經驗他知道迦陵鳥是一種吉祥之鳥，在這個時間場合出現，它確信代表著這隻鳥是佛菩薩化現來渡化我父親往生西方的象徵，而當這隻鳥離去後，我本人確信我父親已不在靈堂附近或眷戀家屬，似乎我父親從此消失

，而且當我仔細的從冰櫃的玻璃門看我父親面貌時發現我父親的臉正在微笑，似乎也在告訴我們他已經得渡往生西方淨土了。

迦陵鳥據佛說阿彌陀經及大佛頂首楞嚴經均有記載，係西方之仙禽，聲音悅耳，喻佛聲高雅，在西方極樂世界裡是阿彌陀佛欲使法音宣流變化所做，實非一般人間畜生道之鳥，在佛說阿彌陀經裡稱為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在大佛頂首楞嚴經裡稱迦陵仙音，表佛說法音高雅無礙遍十方界，足見這隻迦陵鳥確奉阿彌陀佛之意來渡化我父親往生西方無疑。

在這裡我必須說明的是往生西方的方式有多種，據佛經及淨土往生錄記載，以及藏傳佛教的中陰救渡法來說，至少有臨終往生及中陰往生兩種，臨終往生由於往生者境界的高低及發願或福德因緣不同，也有所謂的金臺與銀臺，或佛親自接引或由菩薩接引或往昔同參道友接引者不同，而中陰往生則雖不如臨終往生快，但只要往生者意願強烈，生死心切，在沒有肉體的執著下，經大眾導引或往生者的福德因緣具足，或往生者在世曾認得母光明下，均有可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內往生淨土，得渡生死，也是一件不容易又值得讚歎的事。

總之，我父親這次能往生西方淨土，我個人認為有幾個因素提供大家參考，一方面除了表達對我父親的懷念外，也希望其他往生者能在臨終或中陰時重視辦理，幫助往生者早日解脫生死，因為這是生死大事，太重要了，也是為子女者盡最後孝道

的機會，首先我個人認為一個人能在臨終時無病苦，順利往生，這是古大德處處在經典中所讚歎及每個念佛者最大的期望，但事實上大部份的臨終者均難免有病痛，因此，除非臨終者念佛功夫純熟，自我轉化病苦，而且求生淨土願力深切，否則都必須藉助家屬的提醒，關懷，勸勉來轉化或抵抗身體上的病苦，再者往生者本身必須有生死心切或看開生死，不懼死亡的精神，尤其臨終關懷助念開示缺一不可，又不論臨終有無往生，在往生者辦理喪事期間一定要如理如法，家屬及參與者不論有無學佛均應虔誠恭敬，而且不斷的誦經念佛開示，使亡者在中陰身期間七七四十九天內能感受及接受大家的祝福加上往生者過去累劫的因緣，定有往生淨土的機會，得度生死，這才是最有意義的事，因此，我父親這次能往生淨土，實在應該感謝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不捨一切眾生，只要眾生有願，在種種的因緣促成下都能得度，更感謝所有來參與幫助我父親往生的所有法師大德，您們的恩情實在太大了，我父親也一樣希望大家能個個念佛求生淨土，在西方極樂世界裏，成為永遠的法侶，解脫生死，成就菩提，迴入娑婆，廣度有情，最後僅引蓮修必讀的一首淨土詩與所有同修共勉，「一朵蓮含一聖胎，一生功就一花開，稱心瓔珞隨心現，盈器酥醃逐念來，金殿有光吞日月，王樓無地著塵埃，法王為我談真諦，直得虛空笑滿腮」，並願以此文迴向我父親蓮品增上，早日乘願再來，廣度有情。

慧峰上人年譜（五）

▲明了

民國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己丑，庚寅，上人四十一歲—四十二歲。

民國三十八年農曆三月二十左右上人從基隆市月眉山靈泉寺下來到靜修院見到了會性法師。上人穿一件很舊很髒的長褂，靜修院的達心法師找一件短褂給上人換，把換下來長褂洗滌，過二三天衣服乾了，上人就離開靜修院。這二三天請上人開示，會性法師翻譯台語。會性法師說上人身裁高大魁梧，與人談得來，很直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

三十八年大陸變色，來了一些青年法師，慈航法師爲了安頓來台青年僧找上人一起到獅頭山開喜寺（註一）開創獅山佛學院讓他們住在山上上課，亦請上人與如意老和尚教課。

農曆六月上人回獅頭山，元光寺（註一）住持如淨老和尚發心，把山上一些年輕出家人集合在元光寺，每天半天上課，

半天作工，每天下午請上人講二節唯識學課程，上人起初講《百法明門論》之唯識思想。上人告訴水月法師，如淨老和尚對外省人最慈悲，是他住獅山數載（二年）的恩人。

農曆七月底到八月初新竹縣警方到山上抓大陸來的出家人。當時元光寺住有上人、龍健行（本際和尚）及呂佛庭三人被抓。龍老有家人沒有幾天被家人保回去，呂佛庭本來在學校教書，沒有幾天也保釋出來。就是上人，山上的人想不出辦法，也沒有背景，也沒有熟人，所以經過一個多月，才釋放出來，至於甚麼理由被抓，上人說他沒有犯什麼法，不知道爲何被抓。

經過這場風波，上人回獅山後大家也不敢辦活動，深怕惹禍。元光寺右上方山丘農園中，上人在桔子園工寮草房子住下來，他把草寮題名「雲庵」這個名字後給雲庵法師。住山期

間常住初一、十五請上人開示，他講國語，會性法師翻譯。也與金剛寺性廣尼師、靈霞洞法定住持、萬佛庵智道尼師與海會庵住持智文法師等會講國語的法師談得來。上人是北方人不習慣吃米，所以常自己到山下買麵條回來煮，生活很簡單。

上人大楷毛筆字、鋼筆字寫得很好，山上如需要寫大的毛筆字，就找他去寫。會性法師在山上成立了七天念一天佛的「七一念佛會」，上午兩支香，下午講經一小時，念一支香。亦請上人講「勸發菩提心文（註二）」。（雲庵法師紀錄：聽會性法師談孝祖，獅頭山遊化，遭遇枷鎖妄難，不拘小節的名士）。

朗蔭法師說民國三十七八年間「舊王孫」溥心畬來台，一次遊獅頭山看到山上寺院住的非僧非俗，殿堂簡陋狹小，很失望，認為空有佛教勝地之虛名。又認為山中無高僧，名士習氣大發，即興題詩，意含貶譏。當時上人正住獅頭山茅蓬，適逢其會，當仁不讓，為維護佛教，針鋒相對加予抗辯，致令溥氏改容，主動接納，並另書崇讚，寫畢，溥氏又誨對佛教與獅頭山揚飾過分，將紙揉成一團。上人告知溥氏言：汝雖將紙揉成一團，余已銘記。溥氏不信，上人即席背誦無誤，令溥氏驚服，另贈詩書以為敬意，詩云：

講法談經說辯才，

黃梅已熟白蓮開。

一瓢一笠獅岩住，
猶帶遼東月色來。

湛然寺現藏溥氏送給上人山水畫一幅，其畫如後附錄六。

註一：獅頭山開善寺與元光寺

元光寺，又名獅岩洞，寺分上下二層，上層供奉阿彌陀佛，下層供奉三聖佛。寺後山林擁翠，寺前視野廣闊，新竹市景歷歷在目。寺之福海靈塔與超昇寶塔，並稱獅山二塔。

開善寺，建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殿中供奉三寶佛。

註二：勸發菩提心文

本文係清初，比丘實賢所撰。實賢比丘（一六八六—一七三四）常熟人，受具足戒，就學《唯識》、《楞嚴》、《止觀》。受記別為靈峰四世，即於真寂寺閉關三年，晝覽梵英，晚課佛號。晚年在杭州仙林寺結蓮社，單提淨土，嘗在所撰《勸發菩提心文》中，闡發淨土宗旨，激勵四眾往生淨土。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辛卯，上人四十三歲。

屏東市東山禪寺圓融尼師之請，上人以大座方式宣講《大乘起信論》（註一），頗新耳目。會性法師（註二）說上人在東山寺講經時他去看上人二次，一次上人正在講《大乘起信論》，那時是冬天晚上，正好到寺，臨時找他翻譯，只翻譯這一次。上人告訴法師他在屏東市生活因天氣太熱和吃涼菜

的飲食不能適應。因為寺內人多，過堂吃飯，廚房菜多，經常擺在那邊涼著，上人因此胃吃壞了。

註一：《大乘起信論》之主要術語體、相、用三大：

上人講《大乘起信論》原稿不傳，以《論》重要思想之體、相、用三大與天台宗思想有關，上人因之講說，故以《起信論》三大之要旨述之。

《起信論》謂摩訶衍體為衆生心，而就衆生心之所以名為「大」的原委談體、相、用三大，《論》云：

「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大正》32，頁575下）。

以下詳說體、相、用三大：

（一）體大：指凡聖、染淨、因果、依正皆以之為所依的本體，雖隨流，加染，真如之體亦不增，雖反流，減染，真如之體亦不減。又雖反流，加淨，亦不增真如之體，雖隨流，缺淨，亦不減真如之體。亦即真如的體大，是不依染淨而闕，始終常恒不變，平等不增減的真性。

（二）相大：真如自性本來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本覺智明；有遍照法界義，未覺顯照之用；有真實識

知義，離無明倒執；有常樂我淨義，性德圓備；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性德不變。亦即真如的相大，是過恆沙無量不思議功德，悉皆滿足。

（三）用大：乃諸佛如來大慈悲攝化之用。諸佛如來唯此法身智相之身，為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但隨衆生見聞各各得益，故說為用大。此用有二種，一者依分別事識，為凡夫二乘心所現者名為應身或化身；二者依於業識，為菩薩所現者名為報身。亦即報化二身不思議的業用為真如的用大。

凡存在的東西，都有體、相、用可說。體指造成如時鐘的物質，或總指具體的事物。用是作用，指動作與力用。相是德相，不單是形態，而是性質、樣相等。相與用不同，用約與他有關的動作說；相約與他差別的性質說。自體，有相，有用，而為相用所依的。如以時鐘來說：的答的答的長短針的活動，使我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是用。形態是圓的，刻有一至十二的數目字；有長短針；有許多機件配合著，這些都是相。

註二：會性法師（一九二八—）

屏東普門講堂住持，曾執教各佛學院，研修天台教學，著有《小止觀講座》。協助上人在台弘法，翻譯為台語，提供湛然寺發行天台藏之天台典籍，為上人與湛然寺深交之法友。

（待續）

智者十德試徵（二）



歎第五德：縱避世守玄，被徵為二國師不？

二國師是指陳隋二國君王的國師。

且說智者大師隱居天台時，陳文帝之子，永陽王陳伯智，時出鎮東陽州（南朝宋置，在江蘇省境），曾三次寫信請求智者大師下山講經傳法。師一再辭謝，第三次再接到請函，乃往赴東陽。對永陽王等宣說方等經，白天講經，夜間行禪。王與子諸家人，都稟受淨戒。

陳至德二年（西元五八四），少主問群臣：「今之釋門，誰為名勝？」大臣徐陵對曰：「瓦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詔還京都宣揚大法。」於是至德三年正月，計

三次派遣大臣到鎮東陽州，請智者大師到金陵弘揚大法。然三次詔書邀請，師皆以有疾為由，謝詔不前。最後更令州郡前去勸請。永陽王勸師曰：「主上虛已思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得已遂行，暫居靈曜寺。

至德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菩薩戒。自太子以下，咸奉戒法。

三遣勅使，詔書載在《國清百錄》。例舉第一道詔書。「至德三年陳少主敕迎第十一」：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弊。都下法事恒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

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徵神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卷二大正46 799中）

另一位君王是隋朝晉王。時陳朝已在西元五八九年，被隋滅亡。此時已是開皇十一年。晉王楊廣在揚州代為總管期間，遣使至天台山奉迎。請智者大師為授菩薩戒。師三辭不能免，乃立四願請求允許。

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二者身闍庠序，口拙暄涼，願不責其規矩。

三者為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

四者若丘壑念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

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時晉王正熱情求受淨戒，慨然允許智者大師的四項條件。乃於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大廳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宣稱智者。」自受戒後，書信往來，皆稱弟子總持。於此舉一書信為例，見《國清百錄》「王請留書第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往荊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

。聞梨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卷二大正46 804上）

此乃因智者大師為晉王授菩薩戒已，移居城外禪衆寺。雖有晉王的護持，然金陵終究是不安定的所在，不久，欲往江西廬山方向遊化。故晉王寫信留師勿去。以弟子總持自稱。可見時未登皇位的晉王，權利腐蝕未深，對佛教僧人猶有尊崇敬意。

歎第六德：縱帝者所尊，太極對御講仁王般若不？

前說陳少主下詔三次遣使詔還京都，師推有疾不往。因永陽王勸請，不得已遂行。既到金陵，暫時安居靈曜。四月詔赴太極殿（陳朝正殿），開大智度論論題，及仁王護國般若經題。時百座居左（佛教長老法師在左邊坐）。五等在右（朝廷公侯伯子男等在右邊坐），慧暉、慧曠、慧辯等大德，奉敕參加討論，互辯法義。時天子也臨筵聽法，大臣等莫不盡敬。

過一些時日，智者大師以靈曜寺偏遠狹隘，欲更求閒靜地方。忽夢一人，翼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

梁武法名，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師居光宅寺。

陳少主第二次又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師計在太極殿二次說仁王經。

歎第七德：縱正殿宣揚，為主上三禮不？

縱使能夠在太極殿宣講仁王般若經，但是否能感動帝王屈膝頂禮呢？

智者大師在太極殿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回到光宅寺並無廢時，對眾繼續宣講仁王。

故在同時當月，陳少主駕臨光宅寺，舍身大施，聽講仁王。還向主講和尚恭禮三拜。皇后沈氏亦請立法名，師答賜法名「海慧」。

東晉成帝咸康年代，車騎將軍庾冰主張沙門應拜君王，尚書令何充等人反對，遂停止此議論。過了六十多年後，晉安帝元興時代，太尉桓玄又提出沙門應禮君王之事。並徵詢諸大臣及廬山慧遠大師的意見。慧遠大師呈「沙門不敬王者論」一書回答。後桓玄篡位，即下詔沙門不必向君王禮敬。慧遠大師根據印度佛法觀點，主張君王與沙門平等。（載大正五十二冊《弘明集》卷五中）。

按這事件看，固然爭取得沙門不敬禮王者，而王者必也不會

敬禮沙門。今來到陳朝少主時代，有否延續這一詔令，不得而知。但是要使君王躬禮三拜，必是德高望重，又以無礙辯，宣說佛法，感動君王，令人心起敬意，乃能使君王自然而恭禮三拜。

歎第八德：縱令萬乘屈膝，百高座百官稱美讚歎彈指喧殿

不？

古來天子為萬乘之尊，萬乘之主，故「萬乘屈膝」之萬乘，當指君王（陳少主）。百高座，指佛教當時尊崇一方耆宿大德。百官，指朝廷的大臣官員。

言縱使陳少主對智者大師恭禮三拜，而其他聞法者是否也在講經場內拍掌稱好？

萬乘君王屈膝恭禮，是在光宅寺的事。百高座百官稱美讚歎彈指喧殿，是在太極殿的盛況。眾人聚精會神傾聽說法，聽到精彩生動處，不約而同彈指讚美說好。猶如今之傾聽演講，聽到精彩地方，就大聲鼓掌。代表讚美說得好，有著相同意思。

那個時候在座聽眾，都不是泛泛縑素，都是大有深究的人。前已說都是座化一方的耆老大德，以及朝廷有學問的百官大臣

。要能夠說得讓這些鼓掌稱好，那不是說些俗世常識，或舉例說些因緣故事，甚至說些笑話，能夠敷衍了事。

歎第九德：縱道俗顯顯，玄悟法華圓意不？

湛然尊者有釋：五義釋經，統收五味，故名爲玄。非兼非帶，開廢諸典，名爲圓意。

在金陵八年，宣流法音、感動佛教界縉素對他的敬順與仰慕。那不是虛有其表的口舌文字師。而是真實領悟法華圓意的功力。這要回頭看他在大賢山專精研修法華、無量義、觀普賢菩薩行法三經。與在大蘇山晝夜相續不息，對法華誦持、思惟法華真義，精勤修習程度。豁然進入法華三昧前方便。領悟釋迦文佛垂迹真義在於攝持一切衆生都能夠成佛，是法華圓意。

智者大師從法華文意，領悟法華非兼非帶（兼者，實教兼權方便。帶者，帶通別說圓教）。故闡釋法華，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爲要旨，然後定法華爲圓實教法。如妙玄云：

「開一切愛見，煩惱即是菩提，故云觀一切法空如實相。開一切生死即是涅槃，故云世間相常住。開一切凡人即是妙人，故云一切衆生皆是吾子。開一切愛見言教即是佛法，故云

若說俗間經書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開一切衆生即是妙理，故云爲令衆生開佛知見，示悟入等亦復如是。開一切小乘法即是妙法，故云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開一切聲聞教，故云佛昔於菩薩前，毀訾聲聞，然佛實以大乘而見教化。開一切聲聞行，即是妙行，故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開一切聲聞理，即是妙理，故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開諸菩薩未被妙者，今皆得圓，故云菩薩聞是法，疑網悉已除。

」（卷9大正33 792中）

說法必落言教，機有上中下三根不同，則教有偏權有圓實。開是開暢，開二乘拘囿於暫時性的偏權方便教法，使通暢至圓實寶所。這纔是釋迦文佛出世的本懷。

歎第十德：縱得經意，能無文字，以樂說辯，晝夜流瀉不？

「以樂說辯」必有法、義、辭三無礙爲基礎。必要通達一切法相名字，必要了知一切法相名字義理，必要通曉各方語言，三者具足，逗物說法纔能善於辯說，令衆樂聞。

樂說辯是佛菩薩四無礙之一。顯示佛菩薩說法自在無礙的德用。佛菩薩能夠隨順根機，以四悉檀巧妙爲衆生說法。智者大師有此德用，故能晝夜說法不盡。

在古昔資訊不發達時代，講經說法的實力，要得力於廣博閱讀經典，是其資糧。若不窮諸法性，入第一義諦，親自實證三昧及陀羅尼，思惟消化，變成自己的思想體系。豈能祇依文字，胸中自然流露，具樂說辯德用！如人食物，經過腸胃消化，變成養份，被身體吸收那麼自然。

於法華中抉趣探微，悟得法華圓意，說出妙玄，將世尊一期教化晰光分門，大小乘教，各置其時位。從修觀中，悟得吾人生活中的一念心起，具足三千性相。即是一念中具有三千諸法。修觀悟得法義，於實踐中，得真實見地。當然不必僅靠文字說法。自悟說法，如大江之水，晝夜流瀉不竭。

學者牟宗三氏，在其所著《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不但稱讚智者大師的學思地位與造詣，更讚歎智者大師的修持實踐。讚辭：「在修持踐履方面，智者大師又是『安禪而化位居五品』。當時稱為東土小釋迦。可見其境界之高與聲望之隆。西方哲人往往智思精嚴卓特而品德卑陋庸俗。」（頁83）

觀此十德，即吻合於智者大師一生修行、證悟、弘法行宜。湛然云：此之十德，通舉悟解弘經之相，故初德云：自解佛乘，最後德云：晝夜流瀉。（全文完）

湛然寺因明論典流通助印價

大乘掌珍論、大乘廣百論釋合訂一冊

因明正理門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釋合訂一冊

因明大疏

因明大疏蠡測

因明學研究

因明句身初例

古因明要解

因明文集（第二冊）

因明文集（第三冊）

因明新例三種

因明入正理論講義

因明論疏瑞源記

藏傳因明

福田文集（第二冊）

福田文集（第二冊）

戒堂外錄

因明八講

思想方法上

劃撥帳號：三一一九三五
戶名：聖哲

320 300 120 120 120 200 200 200 200 120 120 120 120 200 200 120 150 200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廣陵道中送顯弟參憨山師

廣化

魯地餘千里，拂衣寒獨行。江梅催臘盡，淮水入春明。世外逢師友，天南少弟兄。髻珠如與示，懸聽錫飛聲。

夜投慧花菴謁師

廣化

黃昏仍買渡，一水就南邨。路黑人歸語，天寒僧閉門。斷烟橫徑口，殘雪凍籬根。感切雲萍話，青燈弔夢魂。

湛然詩鈔

一三三

禮玄奘法師塔

廣化

牢落長干寺，殘雲掩戶庭。一丘寒葬骨，萬里獨傳經。漠刹燈懸紫，流沙淚下青。重來掃臺石，花雨夢沉冥。

登天台高明寺

廣印

晴日度幽溪，松蘿青靄迷。路隨峰上下，雲遂樹高低。猊座支郎印，鷄園學士題。此中堪隱處，應在響巖西。

焦山寄友

祖印

小隱非無意，清修獨不群。園蔬常自摘，瓶粟與人分。倚竹春江雨，攤書暮嶺雲。每逢遙夜月，孤寂更宜君。

憶亡友下天軸

通凡

一死還一生，交含夙昔情。埋香憐俠骨，不朽是詞名。志業竟難遂，文章空早成。知君無癖好，那用作驢鳴。

湛然詩鈔

二二四

初住焦山別峰菴

智學

錫挂別峰西，春江草色齊。山高疑日近，水遠似天低。竹影侵階冷，松花覆徑迷。一枝吾欲借，聊爾此中棲。

秋日自在菴即事寄俞公臨山人

如能

卑棲緣草莽，秋杪興偏賒。靜臥聽風葉，閒行就菊花。亂雲飛遠樹，流水出寒沙。為報高陽客，禪房可寄家。

九十八年五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333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肆萬捌仟貳佰元整)

參仟元：劉鎮誠

壹仟元：月 薪

傅冠智

柒佰元：徐鈺銓

伍佰元：道益師

李承育

吳燕靜

吳謝錦治

陳永漢

謝孟哲

洪陳老連

高淑惠

顏子喬

參佰元：李依璇

貳佰元：證 義

黃炳文

韓慧玲

陳清瑞

侯燦榮

郭阿英

楊智惟

辛旻潔

蘇綉花

邵蔡昇

壹佰元：阿 彩

王愛玉

王靖君

王瑞明

王桂紅

李桂雲

宏益師

徐淑媛

徐貴美

度小月

李慧玲

吳淑燕

吳卓英

吳政益

宋淑真

洪振銘

洪貴玲

方宏鍊

尤秋英

林世豐

李靜蓉

黃思涵

張鏢淙

陳品華

侯梅雪

郭保成

謝幸芬

葉 暉

莊寶治

趙益欽

趙振豪

趙偉翔

趙珮芸

韓立銘

鄭景陽

悟 徹

林吉利

傅冠盛

黃鈴心

吳建志

張榮富

江柏興

洪秀宏

洪桂昭

顏高龍

林春珠

吳美樺

林連娣

吳新長

陳永川

陳崇德

侯坤隆

蕭伊欣

楊炳輝

許素月

葉曉惠

葉曉源

趙振豪

趙偉翔

趙珮芸

林 盼

韓麗唯

98年5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146,498	90
	本月收入	\$ 48,200	00
入	收入總計	\$194,698	9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75期印刷費用	13,800	00
	福田雜誌封面(4期份)	13,6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5,117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65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資助支出		
	吳 金 棠	5,000	00
	鄭 吳 淑 貞	5,000	00
	謝 惠 麗	5,000	00
出	孫 素 珍	5,000	00
	歐淑芬之子	5,000	00
	吳 賴 定	5,000	00
	支出總計	\$ 68,582	00
	本月合計	\$126,116	90
	收支比較	142.3 %	

壹佰元：李連武

李孟鴻

李孟偉

林建國

林淑娟

林珮雯

黃紅芬

黃素鶯

黃怡禎

黃怡瑄

黃郁儒

黃秋南

黃豐隆

黃志揚

黃志新

黃志武

黃惠伶

黃許金鳳

黃美月

黃陳秀鸞

傅顯宏

鄭清蓉

吳佳益

吳明原

吳芸萱

吳李玉理

韓怡君

韓立仁

韓孝宗

韓孝恩

葉蕉霞

葉煌杰

葉錦江

葉王玉鳳

許福枝

翁素姻

董明福

魏明娟

張靜芳

張凱韋

張意慈

張景富

陳宗宏

陳姿妙

陳柳朱

陳樹剛

陳政賢

陳進良

陳柏瑋

陳寶蓮

陳儀婷

陳儀潔

陳儀珊

陳紫雲

陳國華

陳青山

陳奕誠

侯婉茹

侯汶其

侯舜嫻

楊再傑

楊耀任

楊明興

劉孟琴

高瑞君

顏愛娥

曾月里

余城全

余桂蘭

余蔡惠子

余錦碧

余淑芸

余 權

周惠萍

廖江源

廖晨筑

康榮忠

康家銘

鍾明忠

鍾茂仁

姜進榮

邱昱誠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孫申娥

湛然寺福田功德會



5月份救濟事蹟

1. 吳金棠先生：住南市公園路六七六號四F之五，四十二歲。案主身染肺疾又有慢性肝炎，肩胛骨長骨刺，活動不良疼痛難忍，因需長期治療及復健，但又無法工作，其父母雙亡，也無娶妻生子，目前經濟只靠朋友偶而接濟，生活陷入絕境，故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鄭吳淑貞女士：住南縣山上鄉明和村明和一一七號，七十二歲。案主領有輕度身障手冊，今因肺炎住院，雖與案夫都領有老農津貼，但須幫忙養育小兒子之三名兒女，且因女兒將房子抵押致使需繳貸款，案夫目前仍需四處幫人農種以賺取生活費，今案主住院還需請看護，因負擔沈重，致使案主拒絕治療，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3. 謝惠麗女士：住南縣仁德鄉太子二街八十八巷四十九號，三十歲。案主未婚與男友同居，長女已就讀小學五年級，長子為新生兒，因長期經濟狀況不佳，故積欠健保費，目前已辦理分期償還，其平日照顧長女偶兼差賺生活費，男友因景氣不佳，今雖有工作，但以日計薪，現一家四口僅賴此維生，生活十分吃緊，故本會協助其生活費用伍仟元整。

4. 孫素珍女士：住南縣新化鎮東榮里中興路六十巷十八號，五十六歲。案主為大陸籍人士，來台六年，未領拘留證，今因車禍入院，且預後不佳有長期照顧問題，因案夫高齡九十一歲，根本無力照顧案主，且溝通不易，目前無人可協助。因肇事責任未釐清且未進入訴訟程序，案主公司也無法處理病人之經濟及照顧，故對現階段之費用實有困難，本會協助其生活費用伍仟元整。

5. 歐淑芬之子：住南市東門路一段八十四之五號，案主為四月二十二日生，滿月多。目前因高血糖住院，因案母目前無業，尚有一名同父異母之五歲姐姐同住，生活均賴親友協助，目前有出養計劃，已協助安置中，故今協助部份醫療費用伍仟元整，以減輕案母之經濟壓力。

6. 吳賴定女士：住南縣學甲鎮秀昌里下溪洲一號之六十二，六十八歲。案主中風入院開刀後轉治療養院安置，領有老人年金六仟元，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為長子，原為送貨司機已失業多時，且幫朋友背書，房子遭法拍，目前負債中，其餘子女經濟困難無力負擔其往後之照顧及費用，目前租屋每月需萬餘元，已轉介其他慈善團體募款，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湛然寺法雨茅蓬(在六龜)

• 贈 閱 •

■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六

■ 發行人：雲 庵

■ 電話：(06) 2228518

■ 傳真：(06) 2216267

■ E-mail：Chanjan.kuochue@msa.hinet.net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社址：台南市70050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印刷廠：先進印刷社(台南市育樂街115-1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